

BLIZZARD ENTERTAINMENT

旅途終焉

羅伯特・布克斯

I

穿戴鐵手套的雙手推開旅店前門，發出砰然巨響。一道道飛舞的沙塵湧入交誼室。瑞特的掃把停住動作，凝視著對方。在逐漸暗去的暮色之中，這男孩只能看到一個站在門口的輪廓。

雙方沉默許久，只聽到沙塵暴永無止盡的嗡鳴聲響。

那個身形向前跨出一步，身上的重裝甲發出聲響，白色外衣從他的胸甲垂下，上面刻有奇異符號。可是真正吸引瑞特目光的還是他的武器。武器把手上連著一段短黑鏈，末端銜接著恐怖的帶刺重鏈。這位男子甚至還攜帶一面巨大盾牌，而且盾牌比瑞特還高。男子每跨出一步，身上的重甲就壓得旅店木頭地板搖搖晃晃。那個身形的頭部被厚重的頭盔包住，他轉頭看向男孩。

瑞特過於害怕，根本連逃跑都忘了。所以他只是在原地呆呆看著對方。

那男子把手舉向頭部，摘下頭盔。一頭棕色頭髮洩下，直到肩膀——她的肩膀。瑞特驚訝得瞠目結舌。*原來是個女人！*他這一生沒見過如此精細打造、氣勢逼人的盔甲，就算是經過鎮上的精英商隊護衛，也沒有人的盔甲能與她媲美，而且那些護衛都是男人。至少瑞特是這麼猜想，他其實沒見過太多護衛。

那位女子咳了一聲，卸下身上盔甲。難道她在這場沙塵暴中旅行？太瘋狂了。她看向瑞特，微微一笑，露出溫和友善的表情。「讓我猜猜，」她說道。「你是旅店老闆的兒子？」

瑞特吞了一口口水，然後點點頭。「父親？」他呼喊著，目光卻沒離開那女子。

二樓傳來低沉聲音。「怎麼啦，兒子？你掃完地啦？」

「我們有客人來了。」

「在這種天氣，怎麼可能有客人。」他邊說邊走下樓梯。「你在說什...噢。」他那沉悶的聲音馬上消失，語氣變得熱情好客。「請恕我失禮，先生—我是說，女士。我沒想到會有新客人來，畢竟外面還有沙塵暴。」他緊張地瞥視那女子的盔甲，讓他的好客舉動打了些折扣。「歡迎光臨綠洲旅店。兩位想來住宿嗎？」

兩位？瑞特移開目光。他都沒注意到那女子的同伴，一位穿著樸素的女孩。她比較年輕，大概跟瑞特同年。事實上，因為她沒穿盔甲，所以身上顯得風塵僕僕。儘管她頭髮上還沾著些微沙礫，但瑞特認為這對她的面貌瑕不掩瑜。

那女子輕輕將她的盾牌放在地上。「我聽說你喜歡看書，而且還會把書借給客人。那是真的嗎？」

書？這兩個人費盡艱苦穿越沙塵暴，只為了來借書？

「你所聽到的傳聞是真的，女士，」她父親答道。「有人說我的旅店是全卡基斯坦最棒的圖書館。當然，我是指在庫爾蒂姆之外。」

她微微一笑。「既然如此，我們想在此住宿。」她說道。「但我有個條件：你不需要叫我女士。我叫安娜潔。」

「當然好，女...安娜潔！今天綠洲旅店有很多房間。」瑞特的父親熱情地伸展雙臂。「很少人能讓你們一樣勇敢，敢在這種天候下旅行。」

第二位新客人放聲笑道：「當然勇敢了。我們被困在沙塵暴中，彷彿都聽到詩人忙著創作十四行詩歌頌我們的英勇。」瑞特對她微笑，而女孩與瑞特四目相對，然後禮貌地回以微笑。

那位穿盔甲的女子露齒笑著。「也許遇到沙塵暴是意料之外的事。如果某人的徒弟能跟快點，也許我們可以早幾天到達。」

「也許某人的徒弟也不想探索沙漠中的所有洞穴。」那位徒弟說道

「或許吧。」安娜潔脫下一隻鐵手套，將它顛倒放置。沙礫像小瀑布一樣流洩到木頭地板。瑞特皺起眉頭。他還得把那些沙礫掃乾淨。「無論如何，我們還挺有收穫的。」安娜潔自我解嘲道。

旅店老闆轉過頭去想聽，但對方不再多作解釋。「好吧，我想兩位一定口很渴，而綠洲旅店總是存有許多清涼飲水，」瑞特的父親說道。「瑞特？可以替我們的客人倒兩杯水嗎？」他停下動作，看著兒子。「瑞特？」他猛然地彈指。

瑞特整個人彈了起來，把目光從那徒弟身上移開。「倒水。沒問題，父親。」他拿了兩個杯子，然後打開地上裝有絞鏈的門，把長勺放進水桶裡。

他很慶幸能暫時躲到櫃台後面，想到那位盔甲女子的同伴...瑞特努力自制不要露出笑容。那位徒弟的頭髮髮色較淡，近乎金髮，比她師父的頭髮還長，她的雙眼神采奕奕，下巴到頸部的曲線優雅無比...她甚至還對瑞特微笑。雖是冷冷一笑，也還算是微笑。

她對我有意思，瑞特心想著。

瑞特把水杯遞給兩位女子。她們都將杯中水一口飲盡。瑞特看著那位較年輕的客人。對方納悶地望向瑞特，讓他把目光移開。

「跟我上樓，然後我帶你們去看兩位的房間，」瑞特的父親說道。

「其實我想現在就去圖書館，」安娜潔說道。「你有沒有關於影魔城的書籍？」

那女子動作迅速、井然有序地卸下盔甲，然後跟著瑞特的父親前往圖書館，她的徒弟則是待在交誼室。「能給我一塊抹布和一碗水嗎？我想要開始清理。」

「當然好，」瑞特答道。他在吧檯後找到這些東西。

那位徒弟喊道，「我想了一下，我不需要抹布了。我就用我衣衫的一角來擦。」

「沒關係。我們多的是抹布。」

「你不會拿回那塊抹布，你也不會想要拿回去。等我清理完成後，就會把抹布燒掉，」那位徒弟說道。

「那也無妨，」瑞特說道，他走了回來，拿著碗跟抹布。他朝對方展現最迷人的微笑。以前他靠這一招，讓路上店家老闆的女兒對他拋媚眼——那女孩叫作碧雅。瑞特把那本地女孩先拋到腦後。「我們多的是抹布。」

「謝謝你，」那位徒弟說道。她清理的方式很奇怪。她把幾根手指伸進碗裡，然後在抹布上沾幾滴水。她開始用力擦洗胸甲，那是個具有蝕刻精細，雕工精致的厚重鐵甲。

瑞特在她身旁坐下。「需要幫忙嗎？」

「不用，謝謝你。」

那男孩點點頭，身體向前傾。「那些符號有什麼涵義？它們看起來像撒卡蘭姆的符號。」

「沒錯。」

瑞特感到肅然起敬。「真的？你師父是位聖騎士？我之前看到很多聖騎士走過鎮上。她比大部分的聖騎士還漂亮。」然後他覺得時機恰當，又補上一句，「你也很漂亮。」

她再次對瑞特冷冷一笑。「安娜潔不只是聖騎士。」

瑞特繼續點著頭。其實他並不在乎。「你們會在鎮上久留嗎？」他問道。

那位徒弟拿著布，用力劃著圓圈清理盔甲。「也許不會太久。這要看我師父。也許最多只待上幾天。」她遇到很頑強的污垢，露出不悅之色，在那塊抹布上沾上更多水。她小心翼翼地用濕抹布用力擦拭盔甲。一會兒過後，她總算滿意了，然後繼續擦洗。

「我聽她說要尋找由瑞城。她是個寶物獵人嗎？我們這裡有形形色色的寶物獵人，」瑞特說道。他動作謹慎地靠回椅子上，擺出有點慵懶的姿勢，想要故作輕鬆自得、自信滿滿。

那女孩打量著他。「寶物獵人？我從沒那樣想過。這個名稱還挺適合的。」她最後看看瑞特，再看看他的姿勢，然後繼續擦洗，頭部也隨之擺動。

「我叫瑞特。你叫什麼名字？」他問道。那女孩回以微笑，但是卻不發一語。他等方回應。兩人沉默許久。好吧。她叫什麼名字其實也沒那麼重要。「如果她不是聖騎士，那她是什麼？」

「是聖教軍，」她答道。

「噢，沒錯，我知道聖教軍，」瑞特說道。那女孩側眼看向他。瑞特的微笑露出馬腳，女孩似乎知道他在撒謊。

他們又沉默一段時間。瑞特感到渾身不自在。

至少女孩還在跟他說話。他踏出了第一步，對吧？

幾個月前，一群護衛在旅店住宿，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痛飲最廉價的酒。他們待在旅店的時候瑞特很開心。其中一個護衛皮膚黝黑，渾身都是汗臭味，頭髮稀疏，頭頂佈滿紅斑座瘡。他教了瑞特一些「人世道理」。大部分的對話都集中在如何說服「任何小美人」－那是他的說法－讓她們願意陪你共度春宵。

*先找個女孩交談，然後引起她的興趣。逗她笑，然後你就成功了一半。那位喝醉的護衛大聲地對他說。他那令人反胃的口臭彷彿還殘留在瑞特的鼻子裡。要讓她覺得你們有很多共通點，不斷逗她笑，就能贏得美人心了。如果她不笑了，你就要改變主題。要讚美她。*瑞特很驚訝，他沒想到竟然這麼簡單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瑞特再次問那位徒弟。對方毫無回應。「你常幫你師父清理嗎？我父親老是叫我打掃。」對方還是不回答。瑞特繼續說道。「我父親總是告訴我，我們要成為卡爾蒂姆憩站最乾淨的旅店。」

「有意思，」她說道。她用指甲刮拭一個難纏污垢，然後彷彿被燙傷般猛然彈開她的手，然後自言自語著，用抹布乾的角落用力擦拭。

瑞特目不轉睛地看著她。她不再面帶微笑了。他改變談話主題。「如果你經過長途跋涉，你可能需要洗個熱水澡。我們在後面有許多浴缸。如果你想要，我可以幫你燒熱水。」

「也許晚一點吧，」她說道。

「沒關係，」他堅持道，然後若無其事地說：「我也不介意跟你一起洗。」

那徒弟放下抹布，狠狠瞪著瑞特。「你說什麼？」她問道。

瑞特感到自己滿臉熱燙。他絞盡腦汁想要解釋。「噢，我很抱歉！我忘記有些人覺得這樣不恰當。其實在沙漠裡一起洗澡並不稀奇。大家可以互相幫忙，清掉身上難除的沙礫。」可是他越解釋越糟糕。他們再次陷入沉默...

「給我吧，」他說道，連忙去拿抹布。「讓我幫你清理。」他馬上拿抹布沾水。他的手拂過女孩的秀髮，他的手臂為之振奮。他毫不猶豫開始用抹布擦拭盔甲。

那位徒弟驚呼著。「等等—」

一切就在瑞特那濕抹布碰到污垢的瞬間發生。那位徒弟大叫著，那碗水翻覆，碗下的桌子也翻覆了。煙霧，邪惡的煙霧升起，聞起來就像硫磺和膿瘡血水。瑞特大聲驚呼，摔下椅子。那位徒弟抓起胸甲，把它一鼓作氣扔到門外。那胸甲劃出一道弧線，掉進沙塵暴之中。

在瑞特摔到地上的前一刻，他看到一團綠色火焰在胸甲上迅速擴散，然後在一陣強光中消失。緊接著，桌子翻覆在他身上，把他撞倒在地，讓他驚慌失措。

瑞特不斷喊叫，用力想推開桌子。一雙強而有力的手臂搬開壓在他胸口的重物。原來是聖教軍安娜潔，她憂心忡忡地看著瑞特。

瑞特的父親跌跌撞撞走進交誼室，兩眼睜得老大。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「問得好，」安娜潔說道。那位聖教軍把目光轉向瑞特，看向沙塵暴中的胸甲，最後轉向她的徒弟，並投以嚴厲目光。

讓大家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位徒弟卻放聲大笑。她笑到流出眼淚，全身顫抖，她必須坐下，以免自己笑倒在地。瑞特的父親面有怒色。「以阿卡拉特之名，我兒子到底發生什麼事？」

那位徒弟拭去淚水，然後說出瑞特不想聽到的話。「他想跟我一起洗澡，然後又想幫我清理盔甲陪罪。」交誼室充滿更多笑聲。「我很抱歉，安娜潔。我沒想到他會把水滴到乾掉的惡魔之血上。」

「他做了什麼？」瑞特父親的目光在他兒子跟安娜潔之間跳動。瑞特向後縮身。「乾掉的什麼？」

安娜潔看著她的徒弟。「真的嗎？」她問道。那位徒弟止住大笑，直到她點完頭。「多少的血？」那徒弟比出手勢，約莫是大型跳蚤的大小。「那就好。」安娜潔鬆了口氣。「所以應該沒造成傷害。」

瑞特的父親心中百感交集，既生氣又擔心害怕。「什麼傷害？我兒子做了什麼？」

「從結果來看，他沒闖下大禍。」安娜潔答道。「前往卡爾蒂姆的商隊有時會失蹤，對吧？我想至少在接下來兩年，他們都不用再擔心了。在沙塵暴來臨前，我們發現一個...巢穴。這些魔物並不喜歡水。所以沙漠顯然是牠們的歡樂家園。」安娜潔皺著眉頭，拾起另一件盔甲，那是一件護腿，然後她仔細檢視著。「我以為我們清光所有危險的血汗。可是因為我們連續三天都困在沙塵暴中，實在看不清楚，無法徹底清潔乾淨。」她向瑞特的父親鞠躬，「我誠心請求你的原諒。雖然危險性很小，依舊是我督導不周所致。」

瑞特父親啞口無言地張動嘴巴。最後，他清清喉嚨。「我...懂了。我不介意。我也要為小犬的行為道歉，」他說著，同時怒目瞪著瑞特。

「噢，毋須道歉，」安娜潔馬上接著說道。「如果我的徒弟迷倒你兒子，我倒不會介意。」

那為徒弟嘆了口氣。「那才不是一」

「不用解釋了，」安娜潔打斷她的話，然後開懷地露齒笑道。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群花會在泉水旁綻放，沙漠玫瑰亦然。你也知道，聖教軍中並沒有任何誓言說你不能一」

「我的誓言沒禁止，」那位徒弟咕噥道。「可是我的好品味無法接受。」

瑞特的父親轟然大笑，讓瑞特羞愧得躲進儲藏室。他給自己一項任務，在這兩位女子大約一週的住宿期間，都不要再跟她們打照面。

他大部份時間都成功了，但那位徒弟還是把他找出來，為自己上次的最後一句話道歉。

「我受安娜潔的幽默感影響。我們有時...會對彼此...非常毒舌，可是這也不能當作藉口。我為我說的話感到抱歉。」

瑞特喃喃自語，揮手要她離開。總之她和她的師父都很瘋狂。惡魔之血。瑞特搖起頭來。那一定是個謊言。怎麼想都不合理。

等她們離開後，他父親說對方是「強悍女子」。「我敢說她很帶種，而且還自稱是聖教軍。真是有趣的故事。她來自沼澤地。我想她是來沙漠尋找宗教物品。你真該多向她請教。」

「我想也是，」瑞特說道。

II

「別忘了要掃地，」瑞特的父親虛弱地說道。他一咳嗽，瘦弱的身軀也跟著抖動。他雙手摀嘴，但是瑞特還是能看那枯瘦的指縫流出痰液。「旅店...要保持清潔...。」

「我會的，父親。把湯喝完吧。」瑞特說道。

「喝不下去...我不喜歡這味道...」

「這是碧雅今天早上特地為你煮的，」瑞特沒想到自己這麼有耐心。「你需要回復體力，把湯喝完吧。」

他把門緊緊關上，然後回到交誼室。今天中午的餐點提早好幾個小時上菜，而桌邊只有三個客人：兩位疲憊的商人在討論衛斯馬屈的酒價，然後一位宗教人士靜靜翻閱一本厚書。瑞特走到櫃台後方。他的太太正在磨菜刀。

「你能幫我父親多泡些茶嗎？」瑞特問道。「他今天狀況不太好。」

「要幫他放點蜂蜜嗎？」碧雅問道，面露同情神色。

瑞特嘆了口氣。過去幾個月以來，蜂蜜的價格變得很貴。崔斯特姆的商人遲遲未來。瑞特希望那商人可以在下週前回來。如果他再不出現，綠洲旅店的物資就用完了。

「還是算了。」見到太太反對的眼光，瑞特馬上地補上一句：「如果我們連蜂蜜都不夠，客人會不高興的，旅店名聲也會受損。我父親可不想搞成那樣。」碧雅的臉色變得陰沉。

「如果他知情的話，也會叫你不要浪費蜂蜜。這家旅店就是他的一切，也是他將留下的遺產。」瑞特坐立不安一段時間，終於舉手投降。「好啦，給他蜂蜜。給一點就好。」

碧雅生氣地瞪了瑞特一眼，但她還是泡了茶—而且放了一大團蜂蜜，後走上樓梯消失了。

瑞特又嘆了口氣。雖然他這次讓步，他確信碧雅稍後又會拿這件事跟他爭。碧雅似乎就喜歡無緣無故害他心情低落。

旅店的門被甩開。交誼室迴盪著腳步聲。瑞特又瞪了樓梯一下，然後開始說他的迎賓詞。「歡迎光臨綠洲旅店，閣下，有何能為你效勞？」

「閣下？至少比女士中聽多了，」一個愉悅的女性聲音說道。

瑞特轉過頭來。這位新訪客身穿重裝盔甲，跟他八、九年前看到的重裝盔甲相同。頭盔、胸甲、盾牌、連枷以及繡有撒卡蘭姆符號的白色外衣。就是她沒錯。瑞特看得瞠目結舌。

是那個聖教軍？「我...真是抱歉，女士。」他不加思索就脫口而出。

她輕鬆地笑著。「還女士咧。我的名字很簡單，就叫安娜潔。」

「很抱歉...安娜潔，」瑞特說道。那是她的名字嗎？她看起來跟記憶中的形象不同。她的髮比較長，髮色也比較淡，她的下巴形狀更美，鼻子更嬌小。奇怪的是，她看起來更年輕了。

瑞特可以感受到交誼室其他人在盯著他看。至少不是只有他被安娜潔的外表嚇到，這讓他稍加寬慰。「你需要住宿嗎？你的徒弟還跟著你嗎？」提到那徒弟，就讓他的胃打結。他想起桌子翻覆和那難纏血污的畫面。他感到很難堪，然後立刻拋開那段回憶。

「我只需要一間單人房。我還沒找到徒弟，」她說道。「我也想再次造訪你的圖書館。」

瑞特領她走出交誼室，朝著圖書館前進。「當然，我們擁有最棒的圖書館...」他拖著步伐，皺著眉頭。還沒找到徒弟？安娜潔上次來訪時帶了個徒弟。然後瑞特又不小心想到整起恐怖事件。他努力不去回想。「卡基斯坦最棒的圖書館。當然，我是指卡爾蒂姆之外。」

安娜潔跟著他，每一步都發出金屬碰撞聲。「我已經去過這個沙漠將近三十多個哨站，我相信你和你父親說得沒錯，」她說道。「在大城之外，我沒見過比你們更大的圖書館。事實上，我從沒在這種小鎮上看過這樣的圖書館。」

「那是家父的主意，」瑞特說道。「卡爾蒂姆憩站雖小，但是幾乎每個沿著南方道路來往卡爾蒂姆的人都會在此歇腳。你看，眼前這座綠洲，這裡是你進入這沙漠的惡劣地區之前最後的取水機會。家父發現很多學術人士、學者及朝聖者不想住在路上的酒館，所以他為這些人打造了這家旅店。」真是浪費時間跟力氣，瑞特沒有補上這句話。與其替窮學生提供安靜書房，還不如賣葡萄酒或烈酒，賺到的錢絕對會更多。

「令尊還好嗎？」

「他快死了，」瑞特說道。

安娜潔同情地斜著頭。「我能幫上任何忙嗎？我可以見他嗎？」

「他這些日子以來不太清醒。我不想打擾他，讓他想起過往回憶。」

安娜潔望著他一下子。「那就算了。」圖書館的門就在前面了。「自從我上次離開後，有沒有許多新書？」

「應該有吧，」瑞特說道。他從沒讀過這些書籍。他把門打開。「都在這裡了。」

「謝謝你，」她說道。

當她退後時，她的頭髮拂過瑞特的手。那是頭金髮，瑞特終於想通了。所有往事瞬間湧上心頭－那位師父是棕髮，也叫這個名字。

「你...你不是安娜潔。你是那位徒弟！」

瑞特得到意味深長的答覆。「都是陳年往事了，」她說道。

「可是...那身盔甲...你還說你叫安娜潔！」

「那確實是我的名字，」那女子說道。

瑞特本來一頭霧水，現在他變得火冒三丈，彷彿對方以愚弄他為樂。他再次重複。「那是你師父的名字！」

「那也是我的名字。」她還是保持微笑。「真的這麼奇怪嗎？」

「你－！」瑞特把音量壓低。「聽你的口氣，彷彿你就是她，」他噓聲說道。「你想愚弄我嗎？你還嫌上次我不夠難堪嗎？」

「我無意冒犯。我是一位聖教軍，名為安娜潔，」她說道。「我師父也是這名字，師祖也叫這名字。」

「你們都叫安娜潔？」

「繼承我師父的盾牌時，我也繼承了她的遺志和名字，」她說道。

「繼承她的盾牌？為什麼？發生了什麼事？莫非你的師父...」死了？瑞特突然又不想知道了。他馬上改變話題。「你還在尋找關於影魔城的書籍嗎？」

「不是的，」她回答道。「我正在尋找關於塔拉夏失落記憶的訊息。」

「我...懂了。」瑞特其實根本不懂。「那我就不打擾你了。」他馬上離開，回到交誼室。

碧雅正在等著他。「有新訪客？」瑞特動作僵硬地點頭。「她是誰？」碧雅問道。

「她幾年前來過這裡。我覺得她有點瘋瘋癲癲的，」他低聲說道。碧雅懷疑地看著他。

瑞特幫商人清掉餐盤，然後拿新的一壺水給獨自坐在另一張桌邊的男子。*她是個瘋子*，瑞特心想，同時幫那個人把水杯倒滿。*正常人才不會繼承別人的名字，然後代替對方活下去。這一點都不合理*。他冷酷地盤算在他父親過世後，他要花多久時間才能把圖書館的書全部賣光。最後讓這名聖教軍再也沒理由來登門打擾。

有個嚴肅的聲音打斷他的思緒。「旅店老闆。」瑞特把這位客人的水杯倒得極滿，就是這位客人發問的。這位宗教人士問道：「那個女子是誰？身穿盔甲的那一位。」

「老實說，我也不確定，」瑞特說道。他所言不假。「她是個怪人。」

那男子緊緊闔上他的書。書的封面有著熟為人知的撒卡蘭姆信仰符號。跟那名聖教軍身上的圖樣極其相似。現在想起來，這位男子來的時候也是身穿盔甲，跟安娜潔的盔甲倒有幾分相似。

「她曾經來過這裡？」那男子問道。

對方語氣有點尖銳，讓瑞特有點不太喜歡。「她幾年前來過一次，那時我還是個小孩子，」他說道，故意語帶輕蔑。「我那時就覺得她很古怪，一點都不正常，可是倒也不會害人。」然後瑞特心想自己是否錯估這男子的用意。「難道...她是你的朋友？」

「不是。」他的語調比寒冰更冷酷。「一點都不正常，但很耐人尋味。你自己呢，旅店老闆？你覺得自己是正常人嗎？」

「我想應該是吧，」瑞特說道。

「真的嗎？正常人怎麼會收容異教邪徒？」

瑞特向後退了一步。「什麼？」

「我看到她盔甲和外衣上的符號。那些圖樣可不只是裝飾品。」那位男子起身，讓瑞特首次見識到他的壯碩身材。「我是撒卡蘭姆之手的聖騎士。只要發現腐敗和異端，我就會將其徹底消滅。」他用一根手指戳擊瑞特的胸口，讓這位旅店老闆差點摔倒。「我在她身上感受不到聖光之力。我感受到其他的東西。如果你遵奉撒卡蘭姆信仰，你就不會讓她住在你的旅店。你是否遵奉撒卡蘭姆，旅店老闆？」

「是，是，當然是，」瑞特慘叫道。

「那你為何還能容忍她的存在？」那位聖騎士說道。

那位男子不斷逼近，瑞特渾身發抖。他從沒見過如此憤怒的聖騎士。「只要有人聲稱受到聖光眷顧，我都會以禮款待。我怎麼知道她的真實身份？」他突然閃過一個念頭。「她自稱是聖教軍。我以為她也效忠於你們的騎士團。請饒了我吧，」他說道，雙膝跪倒，俯臥在地。「恐怕在下愚昧無知，犯下重罪。閣下可以饒了我嗎？」

對方停頓了許久，許久。「聖教軍？」瑞特迅速向上偷瞄，而這位聖騎士根本沒在看他。

「為什麼那個稱號...？」

「只要你開口，我就能立刻把她趕出旅店，閣下，」瑞特喘氣道。

那位聖騎士似乎想得出神。「沒錯。叫她到旅店前見我。我會親自檢視她的動機。如果有必要的話，我會對付她。」他邁步走上階梯，手上拿著他的書。

瑞特忐忑不安地站起，抹去額頭的汗水。那樣正好，他告訴自己。就讓安娜潔跟那位聖騎士去解決恩怨。最好去外面，離旅店越遠越好。他可以聽到那位聖騎士在階梯上重重的步伐和匡啷聲響，代表那位聖騎士穿上了盔甲，瑞特聽得渾身發抖。

可是他不想讓安娜潔知道自己有多害怕。安娜潔以前用一點水和血污，就讓他受盡屈辱。他不想再出醜。他會坦白叫安娜潔離開，之後怎樣都無所謂了。這可是瑞特的旅店－或者應該說「即將繼承的旅店」，就等他的父親過世。就算他讓安娜潔離開，倒也合情合理。

當瑞特進入圖書館，安娜潔正在閱讀一本厚書。「安娜潔，隨便你叫什麼都好，你現在就得離開了。」她向上瞥了瑞特一眼，接著又翻一頁，帶著鐵手套的手指隨著目光劃過書中文字。

「我聽到外面有人放了狠話，」她說。

「有個男子...他是聖騎士。他說你是個異端，」瑞特說。

安娜潔放聲大笑。「他會這麼說，我並不意外。」她的目光從未離開書本。瑞特結巴了一下，說話斷斷續續的。「他是不是還威脅要殺了我？」她問道。

「這麼嘛，其實也沒...他確實說過。」瑞特想穩住自己的語調。「我認為他想殺了你。他現正就在外面等你。」

「他人可真好，還派你來警告我。」

說完話後，她還是繼續看著書。瑞特不安地扭動身軀。「難道你不打算...面對他嗎？」

「如果他還不走，我們終究會見面的，」她答道。「他可能還得等等我。我還有很多沒看完。也許再等一下，他就會發現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要去做。」

瑞特完全拿她沒轍。就算強行拖她出去，好像也是個餿主意。瑞特繼續向她施壓。「安娜潔，我要你立刻離開我的旅店。」她沒有立刻回應，然後瑞特再也忍無可忍。「你到底有什麼毛病？那本書有什麼好看的？難道會比別人要追殺你重要嗎？你到底為什麼要回到我的旅店？」

安娜潔嘆了口氣，接著放下手中的書，把身體挺直坐好。她的盔甲發出輕微碰撞聲。「你父親請教我的師父－」

「那位真正的安娜潔嗎？第一個叫這名字的人？」瑞特連想都沒想，馬上打斷對方說話。

而她似乎也不以為意。「沒錯，就是她。可是她並非第一個安娜潔。安娜潔這個名字在數個世紀前，就已經踏上聖戰的道路，」她說著。那番話讓瑞特非常驚訝，但安娜潔還是繼續說下去：「你的父親詳細詢問過我等聖戰。難道他從沒告訴你嗎？」瑞特搖著頭，雙唇緊抿。「那我就長話短說吧。我在尋找能拯救我們信仰的事物。」

「你要對抗...什麼？」

安娜潔露出哀戚笑容。「衰敗。腐化。」

「那位聖騎士為何如此憎恨你？」

「如果有人說你的信仰在本質上有瑕疵，還說它必定會招致滅亡，造成無窮苦難，難道你就不會生氣嗎？」她嘆氣說著。「我認為外面那位聖騎士的位階不高。這場聖戰的消息被高層隱瞞，只有騎士團領袖才知道。如果他是其中一位領袖，就不會這麼有耐心等我。」

「如果是領袖會怎麼做？」

「為了殺我滅口，他把你的旅店徹底夷平。」安娜潔的神色變得凝重。「我不知道能否與對方講理。如果對方不講理，我可能就得離開鎮上。所以在我準備離開之前，我要先把書看完。」

「可是他也威脅要殺我！」他終究還是說出口了。

安娜潔停頓片刻後問：「他威脅你？」

「這個嘛，他是沒有說太多…」

安娜潔打斷他的話。「但你覺得受到威脅。」安娜潔這並不是在問他。她闔上手中的書。

「那我就必須立刻離開。我不希望讓你覺得身陷危險。」

「可是這本書，」她邊說邊拿起那本書。「你願意把它賣給我嗎？我可以開個合理的好價錢。」瑞特兩眼筆直盯著她。

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安菲覺得自己逐漸失去耐心，就像沙漏中的沙粒不斷流下。強風吹過旅店前面的道路，風沙磨著他的盔甲。

「聖教軍，」這位聖騎士喃喃自語道。他想不起來自己第一次是在哪裡聽到這個名號。也許他曾在書上看過？也許他在庫拉斯特擔任侍祭時，曾經讀到過這個名號？對於安菲所屬的騎士團，聖教軍絕非友軍。他只知道這些，但對此他不甚瞭解。那女子盔甲上的符號精細，展現虔誠敬意，看起來並不像褻瀆之徒。她也不像個跳樑小醜，不像低俗酒館中的某些戲子，把撒卡蘭姆的符號畫在自己身上，四處蹦蹦跳跳。

「森尼斯」。安菲多年來從未想起這名字。他這位朋友在崔凡克神廟服侍，是位渴慕知識的少年。也許正如他所說過的。

森尼斯曾潛入撒卡蘭姆之手長老的書房，把一本書偷走。他興奮地跟安菲分享他的新知，那些學徒絕對不會學到的事情。他甚至還有點害怕，因為他發現了內情知識與不為人知的罪行。不同教派間的內鬥。森尼斯不久後卻離奇失蹤了，至於安菲…

森尼斯究竟怎麼了？安菲變得越來越憤怒，又是那種熟悉的感覺。每當他回首年少過往，心中就被仇恨及憤怒淹沒。彷彿那些回憶深埋在有毒的糞坑，被汙穢之物所覆蓋。在那陣狂怒之中，他慢慢不再感到好奇——

那個聖教軍呢？安菲覺得自己的耐心就像沙粒，不斷地在流失。他把雙手放在頭上，眨眼張望。他究竟在想些什麼？兒時的朋友？僅此而已。他要把這件事拋諸腦後。現在他應該專注在更為要緊的事上。

「你想跟我談談嗎？」那個聲音把安菲的思緒拉回當下。安娜潔來了。

安菲看到上人群全都連忙躲進屋內。旅人和鎮民都不想被波及。安菲覺得他們倒挺識相的。他突然發現那女子神情詭譎，歪著頭看著他。「你還好嗎，聖騎士？」她問道。

「報上名來，」安菲嚴厲說著。「說出你的真實身分，那驅策你的邪惡力量——」

「在下名為安娜潔，我是位聖教軍。」她揚起一邊眉毛。「我希望我們可以冷靜談談。」

「我絕不跟邪惡勢力打交道。只要發現邪惡勢力，我就要懲奸除惡，」安菲疾聲說。

「那正好，」安娜潔開心地說。「那你我就有相似之處了。可是我相信今天我們不必刀劍相向。什麼事讓你如此困擾？」

安菲迅速抽出配劍，但安娜潔的目光毫不退卻，讓他更加感到憤怒。「你是個異端，對吧？」

「並非如此，」她回答道。

「你願意主張你的信仰？」安菲怒吼道。「你敢說自己順從撒卡蘭姆信仰？」

「我的順從方式跟你所說的不同，」安娜潔說道。她停頓了片刻，頗為同情對方。「聖騎士，我們有許多相似之處。許多，相似之處。我們都追求相同的事物。」

安菲向地上吐口水。為何這女子的話語讓他內心備受煎熬？此時此刻，他迫切想要攻擊對方。那份衝動越來越強烈，可是他不斷壓抑著，聲音也變得緊繃。「你身穿著神聖的符號，你不配穿戴它們。」

那位聖教軍搖搖頭。「你就是對這件事不滿吧？說說看，你對我有何認知。」

「你褻瀆了我的信仰，」他說道。

「怎麼會呢？」

「我也...不...知道，」他怒吼道。

「就我所知，」安娜潔說道。「邪惡勢力會在任何地方孳生。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淪陷。如果不能警覺防備，就算自稱品德高尚的正義之士，也可能落入邪惡掌控。」

「住口，」安菲低聲說道。他的怒氣漸漸消散。

「我知道你走過的道路充滿了悔恨，」安娜潔繼續說道。「我知道你為人耿直，也知道你懷疑自己的宗教內部發生問題。我知道你努力想要釐清狀況，而最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你是個強者，因為你並未向邪惡低頭。」

「拜託你，別說了，」安菲懇求她。她說的完全沒錯。他總是在心中懷疑騎士團的作為。他現在感到心煩意亂。

「我知道你能感受到聖光榮耀，否則你早就背棄自己的誓言了，」她說道。「我也知道你能在田野、世間和信眾之中感受到聖光...唯獨在崔凡克、騎士團的神廟中，你卻永遠感受不到。我知道你已經瞭解背後原因了。其實你在內心深處都知情，只是你一直不願面對。」

安菲流露痛苦眼神。他默默把頭低下。在他內心中，有一場風暴來襲，他身陷狂風暴雨之中，努力追尋著真相。

但他只看到一塊石頭，被黑暗團團包圍。

有種情緒流露出來，他心中的混亂瞬間消失了。

仇恨。取而代之的是仇恨。完完全全、毫不掩飾的仇恨。

安菲舉劍對準那位聖教軍。從他見到對方直到現在，他總算想通了。他雙手高舉，召喚聖光之力。「我受夠你的狡辯了。異端，受死吧！」他咆哮道。

安娜潔只是點點頭。「那就來吧。」當安菲將聖光之力擊在她身上，安娜潔露出哀戚笑容。

瑞特想不通那位聖騎士的話，可是對方的表情確實變得很猙獰。這位旅店老闆的兒子繼續從旅店前方的窗戶向外偷看。過了沒多久，碧雅也跟他著一起偷看。

「走開，」他噓聲說道。「這樣很危險。」

「你先走開吧，」她回應道。瑞特怒瞪碧雅，但是一道閃光讓他把目光轉回街上。

碧雅用力倒抽一口氣，瑞特向後縮身。那位聖騎士召喚了...某種東西...發出正午時那種強光。

就在強光擊中地面之前，瑞特看到安娜潔的笑容。

接著傳出了轟天巨響，伴隨著猛裂、強大，如波濤般的火雲，從安娜潔原本站立的地方竄出。但是那位聖教軍卻完全不見蹤影。

就在電光火石之間。

一道電光從天空而降，帶著純粹能量及輝芒，而安娜潔隨著那道光從半空直擊而落。聖騎士並未見到這一擊的到來，接著他什麼也看不到了

瑞特嚇得失聲驚呼，啣嚕向後退去，立刻伸出雙臂遮蔽那奪目強光，保護雙眼。當他把手放下時，那道電光的紫色殘影還在他眼前晃動。他拼命眨眼，眯眼張望。安娜潔獨自站在原地，在身邊慢慢揮動著連枷。

他倒是能看到那位聖騎士。他的身體被擊碎，眾多屍塊彈得老遠。安娜潔周圍的沙地似乎沾滿鮮血。

特瑞發現在發抖，碧雅雙手摀嘴站著。瑞特呆呆望著安娜潔，看著她小心翼翼將連枷掛在盔甲上的固定勾環，在臨走前望了旅店一眼。安娜潔向西方走去，沿著道路離開卡爾蒂姆憩站，讓前方的落日引導著她。

她離開時周圍悄然無聲，鎮上民眾全部屏氣凝神看著她。

瑞德聽到樓上父親的病榻傳出吵雜聲。瑞特衝上二樓，打開房門。「父親，你還好嗎？」

這幾個月來，他父親從未如此有活力。他看向窗戶之外，目送漸漸隱沒在沙漠之中的安娜潔。「那就是她，對吧？都經過這麼多年了。我總是希望她能再度造訪，我就知道她帶種。她好好教訓了那渾蛋吧。」

「我想也是，」瑞特說道。

III

「我不是異端。我畢生從未背離我的信仰。」瑞特努力想讓聲音保持鎮定。三個面無表情的人緊盯著他。他不知道對方是否相信他。「我只是位謙卑的忠僕，遵行睿智先知阿卡拉特的教導。我知道我有時也會犯錯，但是...」

其中身型最瘦小的聖騎士頭髮稀疏、面容消瘦，他打斷了瑞特的話。「那正是我們所在意的。你好像真的犯過錯，」他說道，同時把那旅店老闆向後推。「你明知故犯，為本教仇敵提供歇身之處，一位正直的聖騎士還為了捍衛信仰而殉教。他可是我們的兄弟啊。」

「不對，不對！」當那位聖騎士抓起瑞特，把他對著牆壁扔出時，瑞特嚇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他把木條橫板都撞斷了。「當你們的弟兄向我尋求幫助，我毫不猶豫就伸出援手！」

「現在安菲死了，我們只聽到你的片面之詞，」第二位聖騎士說道。「可是我們確切知道一件事。在這背棄阿卡拉特的荒涼哨站中，那位異端者只選擇你的旅店。」

「當客人走進店門時，我真的無法看透對方的心思，」瑞特為自己答辯。第一位聖騎士使勁抓住他的肩膀，讓瑞特痛得大聲慘叫。「我絕對沒有隱瞞！關於她的事情，我把記得的都告訴你們了，而且她好幾年都不曾再來！」

第三位聖騎士打破沉默。「這人確實告訴了我們對方的名字，」他說道。「她叫安娜潔。至少這次我們有所斬獲。」

第一位聖騎士搖著頭。「我還是認為他有所隱瞞。」他繼續用單手把瑞特壓在牆上，然後把另一隻手在旅店老闆面前舉起。他的指尖有著躍動的閃光。「我想讓他知道，我絕對不是隨便

說說。」瑞特不斷扭動，想要掙脫對方，可是卻徒勞無功。那位聖騎士的拳中電光迸發，然後一拳打在瑞特的鼻子上，那陣疼痛穿透整個頭顱，瑞特大聲慘叫。

「夠了，森尼斯，」第三個聖騎士說道。「如果傳聞沒有錯，如果那位聖教軍就在這個地區，我們會找到她的。她既然在沙漠生活，就非來這個綠洲不可。沒必要再虐待這個可憐的蠢蛋。」

「不准質疑我，你們都得聽從我的命令。」第一位聖騎士慢慢將手靠向瑞特的臉。

第二位聖騎士牢牢抓住第一位聖騎士的手臂。「夠了。」兩個人互相瞪視許久。瑞特淚留不止，拼命眨眼，擔心他們會起內鬨。比起這個，他更害怕兩個人聯手對付他。

「那好，」第一位聖騎士說道，然後放開了瑞特。那位旅店老闆雙膝落地，抓著左肩、氣喘吁吁，鼻涕落到地板上。「也許你說得對。崔凡克的消息，神廟已經...也許我太心急了，可是我不會向他道歉的。」

「毋須道歉，」第二位聖騎士說道。「雖然他不知情，他確實收留了那個女人。我想他不會再重蹈覆轍了。」

瑞特死命搖著頭。「不會，再也不會了。」

「很好，」第一位聖騎士說道。「如果你再次看到那個邪徒，馬上通報，刻不容緩。」他傾身向下，把臉湊到那旅店老闆面前。「你懂嗎？」

「我懂，我懂！」

三位聖騎士一起轉身，然後離開了那間旅店。交誼室內沒有任何客人。瑞特獨自喘著氣，低聲啜泣。

一個遲疑的聲音說話了。「你還好嗎，父親？」

瑞特抹掉最後一道鼻涕，擦乾雙眼，然後轉身面對他的女兒麗爾莎。「我當然沒事。只是有沙子跑進眼睛裡，讓我有時看起來像個傻瓜。」他站起身來，努力擠出一絲微笑。雖然他女兒還沒滿四歲，但她常常比大部份八歲孩童還聰明。「那些大好人決定要去其他地方借宿。」

她咬掉一片指甲，然後回答道。「我不覺得他們是大好人。」

瑞特逼著自己大笑。「我想他們確實不是善類。」他再次揉揉雙眼。「你的母親呢？」

「她在外面，跟那個身穿閃亮盔甲的女士在一起，」麗爾莎答道。

雖然她的話完全無心，卻讓父親全身僵直，停住腳步。瑞特覺得全身血液都衝向臉上。

這不可能，絕對是搞錯了。

他馬上跪在地上，面對著他女兒。瑞特的表情讓她縮身向後，然後瑞特又試著擠出微笑。

「你說什麼女士啊，麗爾莎？」麗爾莎後退遠離父親，也許他的假笑還不夠逼真，無法讓人心安。

「你說什麼女士，麗爾莎？這件事很重要，」他再次問道。

麗爾莎睜大雙眼。「兩位女士，我想其中一人受傷了，」麗爾莎最後終於說出口。

瑞特輕輕將麗爾莎抱起，然後邁步走過儲藏室，打開後門。沙漠毒辣的太陽讓他看不太清楚，可是他絕對沒看錯。三個女人坐在旅店後的木頭長椅上。

碧雅坐在一側，仔細刷洗濕衣服。另一側坐著瑞特沒見過的少女。坐在中間的則是...

...安娜潔。

「你在這後面做什麼？」瑞特驚慌地噓聲說著，同時把女兒放下。

「她受傷了，瑞特，」碧雅鎮定說道。「安靜點。」

「我才不在乎！都是因為她，害我的旅店被人襲擊。」瑞特轉向安娜潔，她垂著頭，呼吸遲緩。「聖教軍，你把敵人引到我的旅店了，而且...」瑞特突然沉默不語，緊皺眉頭。長椅下的塵土是濕的。她的盔甲之下滴著鮮血。「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」

比較年輕的那位少女開口回答。當初瑞特遇到這位安娜潔時，她跟這女孩的年紀也差不多年。「我們昨天在沙漠遇到一些麻煩，然後安娜潔忘了要躲避攻擊。」她小心翼翼卸下安娜潔的胸甲，一道發炎敞開的傷口橫過安娜潔的腹部。「惡魔之刃造成的傷口很難痊癒。」

瑞特發現女兒抓住他的腿。「有惡魔？」

安娜潔開口了，聲音模糊不清。「你不用擔心，我已經解決掉惡魔了。」

那位年輕女孩嗤之以鼻。「你也差點被解決了。我要再治療你一次。」她在安娜潔面前跪下，然後翻開一本厚書，那是本寫著古代文字的古書。那位徒弟指著書上一處，然後拿給安娜潔看。「我應該從這裡開始唸嗎？」

「沒錯，」安娜潔答道。「你要集中精神，心無旁騖，展現虔誠之心。」

瑞特困惑地看著這兩個女子。「我不懂，這是怎麼…」碧雅的手劃過空中，讓他閉上了嘴巴。

那位聖教軍不再說話。她的徒弟開口吟誦撒卡蘭姆信仰的古老律法。瑞特皺起眉頭。在這裡佈道能有何幫助？但他也不得不承認，聽些充滿希望的話語也還不錯。日光變得更加明亮，更佳溫暖，讓人驚奇。瑞特驚訝地看著這一切，彷彿聖光正映照他們所有人。

那位徒弟完成儀式，然後闔上書本。「大功告成，」她說道。安娜潔抬頭站了起來。她搖晃了一下，徒弟伸出手想扶她，卻被她推開了。她轉動肩膀，稍作伸展。她的襯衣還是沾滿血漬，但是她不再流血了。

「做得很好，」安娜潔說道。那位徒弟面露喜色。

瑞特眨著眼睛。那位聖教軍的傷口不見了，彷彿她根本未曾受傷。「她做了…什麼？」瑞特恢復平靜後開口：「無所謂，你必須馬上離開。」

「瑞特，」碧雅語帶警告，但是他搖搖頭繼續說下去。

「我有一個女兒，太太懷胎在身，還要保護一家旅店，」他說道。「三個聖騎士闖入鎮上—我希望不會再引來更多人。他們知道你待在這個地區。請讓我的旅店恢復寧靜吧，我求求你。」

瑞特本來以為會發生爭執，他以為安娜潔會駁斥她。可是她只是點點頭，然後疲憊地穿上胸甲。「害他們來騷擾你，我感到很抱歉。他們本來心地正直，卻在過去幾個禮拜漸漸迷失自我。」

她的徒弟把入鞘寶劍和連枷遞給她，她很自然地把武器配掛在盔甲上。最後，安娜潔拿起她的盾牌。「小心任何來自崔凡克的訪客。那裡發生了劇變，當地居民可能都不太正常。」

「我很清楚，聖教軍，」瑞特疾聲說道。「他們裡面有個人差點讓我的腦袋搬家。他們把你幹的好事怪到我身上！他們認為我應該為那死去的聖騎士負責。」

安娜潔停住動作。「他們這麼說嗎？」

「沒錯！」瑞特傾身對著安娜潔說，他羞憤交加，面紅耳赤。「因為你來我家旅店，而沒去別家旅店。你來我的旅店，他們就認為我有罪，還以為我故意隱瞞他們。」

「他們現在身在何方？」安娜潔低聲問道。

「現在換別人遭殃了。聽他們的口氣，應該是想搜遍整個卡爾蒂姆憩站。」，安娜潔的表情變得凝重，瑞特退身向後，覺得就該這樣才對。「所以啦，你已經替我惹夠多麻煩了。我希望你馬上離開我的旅店。」

安娜潔和他的徒弟交換目光，看不出來他們心中在想什麼，然後那位聖教軍把盾牌放回地上，搖頭說道：「我們不能離開。」

「那就好，」碧雅說道。「在你們啟程之前，你們需要好好休息。」

瑞特張大嘴巴。「碧雅！」

她狠狠瞪了瑞特一眼。「我們有很多房間，現在又沒有客人。我們可以讓她們安睡幾晚。」

「那些聖騎士啊！」

「那些聖騎士又怎麼樣？他們人都走了，」碧雅說道。「這兩位來自南方，從沙漠而來，而不是走大路。沒人看到她們。我們在第二間處儲藏室裡弄個小房間，在門前放幾箱蕪菁及牛肉乾擋著。如果聖騎士又找上門，他們不會知道裡面還有密室。你還可以大方讓他們進屋搜人。去年土匪來打劫，我們也是這樣處理。你當時還說這是妙計。」

「還有個更嚴重的問題，」安娜潔說道。碧雅跟瑞特都轉身看向她。「聖騎士會再來的，而且他們是否發現我們都不重要了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為什麼？」瑞特問道。

「他們已經歸咎於你了，」安娜潔的聲音冷酷。「他們已經失去理智。如果他們搜遍全鎮卻一無所獲，很有可能會拿你或別人出氣。他們現在一心想報仇，已喪失神聖宗旨。你和你的家人都有危險了，旅店老闆。」

「這都是你害的！」

「沒錯，」她說道。「所以我不能讓你和你的小鎮任由他們宰割。如果你想要我跟我的徒弟保護你的旅店，我們會在視線範圍之外的沙漠紮營。如果我們聽到聲音，或感受到異狀——」

「噢，別說傻話了。你們就住在我們的儲藏室吧，不打緊的，」碧雅說道。瑞特氣急敗壞想說話，但卻被碧雅的凌厲目光逼退了。「不會有事的。讓我跟我先生討論一下。」

碧雅帶著瑞特和麗爾莎回到屋內，走到聖教軍聽不到的地方，然後才開始低聲交談。「你瘋了嗎，碧雅？那些聖騎士會殺光我們全家。」

碧雅等到他把話說完後問道：「麗爾莎，你可以回房間一下嗎？」那女孩走上樓梯，在眼前消失。碧雅責備瑞特，口氣中充滿輕視。「你想讓你女兒看到那種行為？她父親因為害怕激怒三個陌生人，就把兩個人趕進沙漠裡，其中一個人還是傷患！」

「你那樣說太不公平了，」瑞特說道。「安娜潔害我們身陷死亡威脅，不管那些人有多恨她，他們才不會因為她六、七年前曾經在此寄宿，就把我們殺光光。可是如果他們在這裡發現她，情況就不同了。替麗爾莎好好想想，也替你腹中孩子想想吧。」瑞特將手輕輕放在碧雅隆起的腹部。「為了我們的孩子好，安娜潔非走不可。希望你能明理點。」

碧雅低頭看著瑞特的手，然後抬頭與他四目相對。「所以你覺得那些聖騎士的話比安娜潔的話還可信？」

「我剛剛講過了，我很肯定安娜潔只是反應過度，」瑞特表示。

她把他的手從身懷六甲的肚子上拿開。「那些人正在威脅你的生命，而她對你不過是一片仁慈和真誠。」她眯起雙眼，「你為什麼對她有反感，我不清楚，不過我相信她。如果聖騎士還是有可能危害我們，反而是我們需要她留下來，才能保護我們的孩子。這樣是不是比較有道理？」她轉過身來，在離開之前回頭看了他一眼。「這是不是你父親犯下的錯姑且不論，至少他不是個懦夫。如果他還在，一定會以你為恥。」她走了出去，和另一位女子交談。

瑞特覺得一陣反胃。*她完全沒搞懂，她會害死全家人。*他可以聽到外面傳來裝甲撞擊聲；表示聖教軍正準備踏進來。他逃到了交誼室，不想見到她。他需要思考。

我父親會以我為恥？ 瑞特皺起眉頭。當然，他父親原本就樂善好施，這是他們父子完全沒有共通點的地方，但他畢竟作人很實在，一個講理的人。

不過瑞特還是不得不承認碧雅說對了一件事：聖騎士們可能會回來，不由得一陣發抖。

或許，只是或許，安娜潔和她的徒弟有機會對抗他們。畢竟幾年以前，他看到她如何對付另一個聖騎士。瑞特完全沒看懂，但是親眼目睹。

但是他提醒自己，她當天身體無恙，充分休息、自信滿滿。今天卻不一樣，沒多久之前她還瀕臨死亡。不管她的學徒有多強，或是她們聯手攻擊能發揮多大的威力...

*她無力打倒他們，*瑞特判斷。只要有一個聖騎士活下來，他和他的家庭就要承受苦果。

*馬上通報，刻不容緩，*聖騎士森尼斯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。

瑞特站了起來。在急切的求生意圖下，他明白這是唯一的救贖之道。聖騎士找出安娜潔的下落之前可能蠻不講理，但只要他們達成目的，就一定會冷靜下來。如果是瑞特引導他們找到她，他們一定可以瞭解他壓根就不想幫助她。他們甚至有可能因為他的直截了當而表揚他。

但是安娜潔... 她和她的徒弟會死。*總比我全家死光的好，*他肯定的告訴自己。他寂然無聲的溜出旅店。

卡爾蒂姆憩站並不是什麼幅圓遼闊的地區，瑞特很肯定他該上哪去找人。他往西邊大步而去。*馬上通報，刻不容緩*。他的冷靜步伐越走越快，然後開始慢跑。

很快的，他拔腿狂奔。

鐵匠並沒有放慢擊打鐵砧的節奏。「我懂的，閣下。」火花隨著鐵鎚次次落下飛濺開來。
「如果有個穿戴奇異盔甲的女子走進來—」

「如果有*任何*女子走進來，」森尼斯打斷他的話，「那個異端有可能偽裝成別的樣子。她可能會想要騙你並引誘你踏入罪惡。」

「是的，閣下。」鐵匠說，「如果有任何女子走進店裡，我就應該去找你或是你的兄弟。」
他拿起一塊火紅的金屬薄板仔細查看。在一聲咕噥之後，他將金屬放回鐵砧繼續敲打刀刃部位。
「閣下，還需要什麼嗎？」

森尼斯的手指抽搐了一下。「我和你講話時看著我，鐵匠。」他輕聲開口。

「沒問題，」鐵匠說著，用奇怪的眼光看了聖騎士一眼，然後回頭工作。「你說什麼都對，閣下。」

儘管這個人的口氣中沒有半絲嘲弄，但森尼斯卻覺得胸中的怒意不斷高漲。他向鐵匠踏了一步，「我讓你分心了嗎？我是不是打擾了重要工作？」

「沒有，閣下，我一直在聽。」他一邊說著，再次與森尼斯的目光交會，第一次查覺到某種危險。重重的嘆了一口氣之後，他把手中的鐵塊隨手拋向最近的冷水桶，蒸氣像怒火般嘶嘶作響。「我真的很抱歉。閣下，你還有什麼想要知道的嗎？」

「你在打造什麼？」聖騎士漠不關心地的發問。

「一把刮桶刀，」他說，「大路盡頭的旅店老闆訂了一把。」

「那個綠洲旅店的老闆？」

「就是他。」

森尼斯冷靜的點點頭。「我瞭解了。」他真的懂了，瞭解的比這個笨蛋還多。*這整座城市根本就是緊密相繫的烏合之眾。他們都與罪惡共生。他們得一塊接受懲罰。*

一個好點子在他的腦海中浮現。他環顧四處，確定他的聖騎士同伴已經走到別處審問其他平民。很好。「而且，如果你已經見過異端，一定會告訴我的，對吧？」

「當然了，閣下，」鐵匠說。

「我不相信你。」

鐵匠皺起眉頭，森尼斯若無其事地的舉起他的右手，就像在檢視他的鐵手套。他一邊擺動手指，一邊朝鐵砧傾身。鐵匠在本能之下退了一步。*懼怕信仰的僕人？你想隱藏什麼？*

「我要你知道，我絕對不是隨便說說，」森尼斯說著握起拳頭，聖光的力量充斥在他的體內。兩個男子之間浮現出一個發光形體，「我可以肯定你打造刮桶刀不成問題，你對鎚子的本事怎麼樣？」

鐵匠向後跌跌撞撞退了一步，就算他的雙眼中充滿罪惡，也不會看錯這把懸浮在半空、由純粹光芒所凝聚而成的光之鎚。奇怪的是，這個人的目光卻飛往房間的另一邊。森尼斯隨著他的目光看過去，卻沒找到任何有趣的東西。或許那道影子有點怪異，它正在不斷的搖晃變大。森尼斯依稀記得受到祝福的光明之鎚能夠驅逐所有陰影。感覺上像是好久以前的事。有如上輩子，在他還不過是個孩子時的事。

森尼斯舉起一隻手捂住額頭，他的頭好痛。光之鎚在一陣晃動之下消失。回憶童年帶來的痛苦，打斷了他的專注力。他面露厭惡之情並搖頭甩掉那股念頭。上輩子的事情。與現在無關。光鎚又再度浮現。

「閣下，」鐵匠的聲音在發抖，「我一」

森尼斯輕輕揮動那把光鎚，整座鐵砧在他面前爆裂。鐵匠捂住他的肚子，開始哀號。一片金屬射進了他的肚子。

「我真的很抱歉。閣下，」森尼斯說，「你剛剛是這樣講的吧？」另一個人臉上的表情真有趣，完全的無助，純粹的恐懼。森尼斯伸出光鎚，離鐵匠不到幾吋，「為什麼你不把異端的事情統統說出來？」

鐵匠開始懇求，甚至哭了出來，發誓他什麼都不知道。他哭著請求阿卡拉特的慈悲。這有點太遲了。有什麼生物在一敗塗地之後還會繼續說謊的？他眼中拒絕透露的秘密究竟是什麼？森

尼斯遲疑著，或許他該採取一些更強烈的手段？他伸出手，只伸出一點點，朝著鐵匠的臉靠了過去，接著...

對方的哀號聲戛然而止。他的雙眼睜的斗大，以一種有趣方式映射光之鎚的光芒，不管是瞳孔或是虹膜都化為一片純淨。

然後令人毛骨悚然的紅色迅速滲了進來，毀掉無瑕的白色眼球，在鐵匠的眼皮下面積蓄。森尼斯越看越著迷。兩道完全無法預期的爆裂聲，隨著腥紅血水流下他的臉頰，中間還混雜了些許的白色液體。不過，那個人完全沒有發出半點聲響。他的舌頭已經在全然的恐懼中麻痺了。

森尼斯突然瞭解他剛剛的傑作。這個人在接下來幾個小時，甚至幾天之內，都不可能回答任何問題了。*真是浪費*。聖騎士搖搖頭，起心動念，灼熱的光芒輕輕一抽就扯掉了鐵匠的舌頭，甚至連手指都沒動。隨著粉紅色的血肉在沙地上翻滾，鐵匠終於叫出聲來，那是一種飽受苦楚的無言之聲。森尼斯任他哀號，逕自尋思，認為這倒是個好主意。他確信聖教軍就藏匿在這個地區，但如果他對全鎮居民都施以酷刑，看誰還敢窩藏她。他們在多年前曾窩藏過異端份子，所以他們全都罪有應得。沒錯，他暗自決定要挨家逐戶，替天行道—

「願阿卡拉特拯救我們。」鐵匠鋪的門口傳來一陣上氣不接下氣的聲音。森尼斯冷靜的轉過身來，是旅店老闆，*正是那個旅店老闆*。他盯著鐵匠目不轉睛，看著他不住的哀號。

「阿卡拉特救不了你，」森尼斯對著旅店老闆說，「什麼都救不了你。」

「我...」旅店老闆的雙在森尼斯與鐵匠遺體之間盤旋。「我是來告訴你... 依照您的號令... 刻不容緩...」

「噢，我很懷疑這一點，」森尼斯哀傷的表示。他勾起手指，由光芒形成的閃耀之環套住了旅店老闆的脖子。聖騎士將之扭緊，非常緊，看著旅店老闆開始窒息。「那個女子回來了，對不對？你等了老半天才來告訴我。我太瞭解你們這種人了，你們一直在等待良機。」他又一次勾緊手指，然後再一次。更多光環緊勒住他的身軀，綑住他的手腕、再綑住他的手肘。喘息聲變成低聲的哀號。

森尼斯拖著旅店老闆一路走了出去。「兄弟們！」他放聲大叫。「兄弟們，罪人在此！」在短暫的思索之後，他再度舉起雙手，一陣火光出現在鐵匠店的屋頂，濃煙馬上竄出，幾道較小的火焰在聚合之後形成烈焰。他在滿意中點點頭，和他同行的聖騎士們有時會覺得森尼斯對付邪惡的方式有點太... 果斷，所以他會讓同伴少知道一點來舒緩他們的心情。火焰是用來收尾的絕佳幫手。

旅店老闆掙扎著，從勒緊的脖子逼出幾個字。「家人... 饒過...」

「閉嘴。」森尼斯說。

「寶貝，不要碰小姐的盾牌，」碧雅溫柔的開口，並把麗爾莎抱了起來。她一邊輕拍女兒的背，一邊對安娜潔皺起眉頭。「妳打算穿著那套裝甲睡覺？」

聖教軍把頭從床上抬了起來，露出微笑。「看起來有夠蠢，對吧？」在深深的嘆息聲中，她又躺了回去。她的助手坐在床邊的矮凳上，把手中的茶倒入三個杯子。安娜潔換了個姿勢，裝甲在碰撞之下清脆作響。

看起來是很蠢。碧雅把臉上的微笑壓了下來。「如果妳能把它脫下來，我敢保證睡的比較舒服，」她表示。麗爾莎在她的耳邊格格笑。「看，連我女兒都同意了。」

「她可能是對的，」安娜潔回答。她的笑容一片真誠，但是雙眼看起來卻疲憊不堪。碧雅猜想她或許最近不只一次在鬼門關徘徊。「不過，如果那幾位紳士回來的話，我可能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行動。」

碧雅靜了下來，麗爾莎看著光線在裝甲上的反光，覺得目眩神迷。「我無法相信他們真心想要傷害我們，重創我們。」不過聖騎士們對瑞特所說的話都透過旅店的牆壁傳來，她可以聽出他們的憤怒。對於他們會做出什麼事情，她真的有把握嗎？「我在這邊土生土長，看過各形各色的人來來去去。聖騎士並不算少見。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，一直覺得他們和藹可親。到了最近幾年，他們似乎...」她遲疑了一下。「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？他們為什麼憂心忡忡？」

徒弟用質疑眼光看了安娜潔一眼。安娜潔沉默了半晌。「他們的黑暗已經浮現了，我的聖戰就是對抗那道黑暗。」她說。

「你恨聖騎士嗎？」碧雅問。

「完全不會，」安娜潔說，「我們的信仰系出同源，我將他們視為兄弟姐妹。雖然迷失方向，但依然是家人。」徒弟將一杯茶遞了過來，她在繼續說下去之前輕啜了一口。「幾百年前，一位十分聰明的人注意到撒卡蘭姆的信仰核心已經受到了腐化、被感染。它原本很不明顯，但是邪惡的元素卻一點一滴的爬進了他們的基石。從崔凡克傳出來的消息看來，邪惡已經不再潛伏——在過去幾年到處活躍而且公開叫囂，那個地方在實質上已經成為憎恨的家園。不管是誰摧毀了那個地方，都幫了這個世界的大忙。」

崔凡克已經被毀了？碧雅在不安之餘踏步。她從來沒有聽過這個消息，只聽過那邊發生的一些可怕的事。

「他們的教會中還是有好人，不過，恐怕那些服從邪惡之人壓制了公正之理，」安娜潔說，「摧毀他們的藏身之處，有可能破壞其他的平衡。」

碧雅從徒弟手中接過一杯茶時，手稍微抖了一下。「而妳的聖戰，就是要消滅他們？」

安娜潔搖搖頭，「我的聖戰是消滅腐化他們的東西，以及尋找某種有可能淨化信仰之物。幾天以前，我一直以為那個東西就藏在沙漠的某處...」她臉上浮出一道疲累的笑容。「我們的確淨化了某些東西，但那無關信仰。」

「可能是我的腸胃，」徒弟喃喃自語。

碧雅對這句話嚇了一大跳，但聖教軍只是笑了起來。「親眼看到幾隻惡魔從陰影中跳出來，吐個滿地清清腸胃倒是一點都不難。我們把那一座要塞整個清理掉了，而且這樣的工作不能算是浪費時間。對這趟旅程來說，我覺得很有價值。」安娜潔像是突然想到什麼事，皺起了眉頭。「你丈夫去哪了，碧雅？」

「可能躲在他的書房生悶氣吧，」碧雅帶點淘氣搗蛋的語氣回答，「每當事情不如所願時，他都會這樣。」

安娜潔並沒有以笑容回應。「樓上沒有任何聲音，整個旅店的其他地方也寂然無聲。能請你去找找嗎？拜託妳？」

「我去看看，」碧雅仍然抱著麗爾莎一邊說，一邊走出了小房間。「瑞特？」她開始呼喚。

麗爾莎的聲音和媽媽一塊交錯。「爸～爸！」

無人回答。奇怪。碧雅走進了交誼室，並再次呼喚瑞特的名字。一片死寂。「妳覺得妳爸爸會跑哪去？」她輕聲問著麗爾莎，女孩只是聳聳肩。碧雅走回了聖教軍的房間。「我猜他已經離開好一陣了，安娜潔。為什麼—」

聖教軍已經從床上起身，握緊了她的盾牌與連枷。她的徒弟拔劍出鞘。

「我怕的是，」安娜潔說，「你丈夫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。」

IV

在聖騎士逼他停下來時，那道光之索—不管那是什麼東西—仍舊緊緊箍住他的脖子，連一絲都不放鬆。瑞特可以聽到他的皮膚正在熱氣之下不斷哀號。他的雙手被無助的綁在背後，手腕被牢牢套住。

他的雙眼...他的雙眼。*阿卡拉特，我的眼睛啊！*四周只剩下一片黑暗。聖騎士不過對他勾了一下手指，他的頭部就傳來一陣灼燒般的劇痛，摧毀了他的視線。

瑞特已經瞎了，徹底的瞎了。

「你能夠帶著一身罪過來前找我實在是太好了，」帶頭的聖騎士在他的耳邊低語。「我們會在不帶來太多痛苦的前提之下，讓你接受撒卡蘭姆的審判。至少，你為我提供了更多練習的機會。這一次，你的雙眼還留在腦袋上。」一隻手猛推、逼得瑞特跪了下來。喉嚨被緊緊束縛、全力掙扎才能吸入一點空氣的現在，他只有喘氣的份。

他聽到三個聖騎士在街上散開。瑞特在絕望之中，只想說出他最後的祈求—*放過我的家人；帶走聖教軍，但請饒了我的家人*—但從他口中冒出的聲音變成了不連貫的刺耳噪音。他側著倒在地上，拉長了耳朵，期望能夠在整條街上聽到一道門或是一扇窗子打開的聲音。沒有人，他終於瞭解了。不會有人幫他的。整座城鎮都不會有人挺身而出。淌這趟混水，根本就不合理。

帶頭的聖騎士以明確、有力的聲音發言。「*異端！*」一陣子過後，他再嘗試一次。「*異端！那個名叫安娜潔的！我是大師森尼斯。以撒卡蘭姆的信仰為名，你選擇了污蔑。現在馬上投降接受審判。*」

沉重步伐從旅店的木搭陽台傳了出來。瑞特眼前還是一片黑暗，不過他可以確定那一定是她，在毫不遲疑之下，她踏出了大門。

「旅店老闆，我要你知道，」安娜潔說，「我會盡其所能確保你家人的平安。」她的語氣中充滿了同情與哀傷，完全沒有他預期中的怒氣與指控。

「真是浪費時間，」那個帶頭的聖騎士吐了一口口水，「任何窩藏異端者—任何人—都要面對與異端相同的命運。」他睨視著，露齒微笑。

整條路上的門窗都緊緊關閉，甚至連卡爾蒂姆的任何角落都寂然無聲。整座城鎮都摒住呼吸、不敢喘氣。

安娜潔看著三位聖騎士。看來是中間俯視瑞特的那一位帶隊。其他兩人準備應戰，不過她似乎可以從他們眼中看到一絲猶豫。她開始對那兩位開口。

「你們的領隊許下的諾言是謀害一個旅店老闆、他的妻子，和一位小女孩。此外，他的妻子還身懷六甲，」她說出來的每字每句都帶著無比的輕蔑，「大師森尼斯會不帶絲毫悔意的殺死他們。你們真的如此墮落嗎？你們真的和他一樣沉浸在邪惡的深淵嗎？」

這句話引發了森尼斯的長篇大論，憤怒語句不斷描述著正義與公正和異端邪說，但是她卻當做沒聽到。她只是看著另外兩人。看著他們暗地裡私下對望。

優柔寡斷。

內疚。

他們很清楚森尼斯是什麼樣的人。他們也知道森尼斯已經變成了披著人皮的惡魔。儘管他們不會對彼此乃至於對自己承認，但事實上他們相當清楚。他們打從內心知道，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是錯的。

但隨著她的目光注視，卻看到其中一人的表情開始冷酷了起來，第二位的心境也隨之變化，最後他們眼中只剩下憎恨。安娜潔低下頭，他們不喜歡這些作為；他們不想接受這些作為；但他們卻選擇服從。他們有可能會因為自己的作為而悔恨，或許在將來的某一天，就是這一刻的回憶會引導他們開始懺悔。但是那個懺悔，卻是以無辜人士的生命為代價。

聖騎士還在大嚷大叫。安娜潔深深的吸了一口，讓聖光伴隨著空氣充斥全身。這個動作並沒能洗淨她的疲累。她覺得體內每個地方都精疲力盡。

但是光明為她帶來力量。如同以往、堅守道路，直到她走到旅程的終點為止。

「那好吧，」說完之後，她開始衝鋒。

光明在她身邊環繞。

一道可怕而神奇的聲音響起。碧雅縮了一下，麗爾莎張開嘴巴、無聲傾聽。新的聲音再度響起，超越塵世的怒火，在戰鬥中交錯。

「瑞特，噢，不，瑞特，」碧雅喘著氣。

徒弟引領他們來到建築物後面，沿著城鎮中唯一的街道，帶著他們遠離衝突。她用右手拿著短劍，劍尖朝上；用左手緊抓碧雅的手。「別停下來，」她輕聲說道。城鎮中的其他居民已經成群結隊，分成個別團體逃向沙漠。看來他們寧可面對荒地中的野獸，也不願意再多留片刻。

「我的丈夫，他是不是...？」

她搖搖頭。「只要安娜潔還有一口氣在，就不會讓他死的。」另一陣低沉、迴盪的聲響越過建築物傳來。「而她現在還活著。」

一道巨大撞擊聲打斷了接下來的所有對談。某些東西—某個人—撞穿了旅店的後牆，在沙土之中翻滾。碧雅的一口氣懸到了喉嚨。某人被丟了出來、撞穿整棟旅店。屋頂的一部份開始崩塌，看起來整棟建築物即將不保。那個在沙漠中不斷在滑動、終於停下來的身影並不是瑞特，但又是誰—

「鑽進巷子，」徒弟說，「安靜點，就是現在。」

碧雅被趕進兩道土牆之間的小巷。「那是誰？他死了嗎？」

徒弟在角落偷偷瞄了一眼。「是其中一位聖騎士，他也沒死。」在不情願之下，她補了一句，「他正打算溜到側面，繞過戰場從背後攻擊安娜潔。」她低頭看了手中的劍，然後又回頭看著碧雅。

「妳打算去幫她吧？」碧雅問。

徒弟遲疑著。「她叫我不要離開你。」

「我們會遠離危險、待在安全之處，」碧雅說。但是，徒弟還是不肯移步。「這些人在殺死你師父之後會不會停手？在殺了我丈夫之後會不會停手？」

「不會，」徒弟輕輕的說。

「那就去吧，」碧雅說。

安娜潔舉起盾牌讓鎚子擦過，產生的衝擊撼動了身上的每一根骨頭。她抽空瞥了一下旅店牆上的大空洞，她剛剛轟飛的那個聖騎士也起身了，沒死。她的疲累程度遠比她想像的還嚴重，剛剛那一記應該足以打倒他的。

另兩位聖騎士展開無休無止的進擊。帶頭的聖騎士，那個叫做森尼斯的，一次又一次的揮舞聖光之鎚，而另一位持續射出閃亮的光彈彈幕。她高高舉起盾牌，攔阻一波又一波的攻擊。當第二位聖騎士衝到她面前三步的距離時，她放低肩膀，全身靠在盾牌上，然後*向前推*。

一道堅實、由聖光所構成的力牆迎上衝鋒的聖騎士時，只看到紅色霧氣向四周擴散。在光芒消失之後，只餘一片腥紅隨風飄盪。地上只有白骨，白色、碎裂、崩離的骨架，開始像塵土一樣的潰散。甚至連那個人的衣服也像灰塵一樣四處飛舞。

安娜潔並沒有因為他的死亡而歡喜。她只是轉頭看著森尼斯，並揮動手中的連枷。在一道驚嚇、怒氣十足的吼叫聲下，他向後跳了一步，拋出另一把光鎚，剛好擊中她的右肩。疼痛襲來，但是她冷酷的漠視身體哀號。

聖騎士眯起雙眼看著同伴的遺骸、倒吸了一口涼氣，「你這個污穢、擋路的殺人犯。惡魔的子孫。」

「如果你肯住嘴的話，大家都會快樂點，」安娜潔說道。

她突然放低身子化為蹲姿，並再次推動手中的盾牌，不過聖騎士的動作比他兄弟更快。他舉起手臂，然後發出攻擊打偏這一記衝擊。他的反擊力道讓她的盾牌格格作響，但是她已經向前邁進，連枷在頭上迴旋飛舞。森尼斯呼喚了另一把光鎚與她的武器相交，但是聖教軍舉起盾牌開路，專心把光明集中在身前，直接衝破他的攻擊，把他整個人撞飛到沙塵之中。然後她揮出連枷，一道純淨、刺眼的能量像閃電一樣飛躍而出。

聖騎士在大吼聲中舉起了雙手，一把攔住了閃電，然後丟回她身上。

她連閃都不閃，直接讓那一道光穿越她的腦袋和裝甲，完全沒有退縮。

「惡魔，」聖騎士詛咒著，「惡魔，下地獄吧。」

「光明並不會傷害公正之人，」安娜潔說著，嘴邊浮現出道冷笑。「你敢保證你所用的力量也有相同的特性？」

在怒氣衝天之下，他猛然起身朝她衝了過來。她的連枷和他的光鎚相互撞擊，產生的衝擊力量震碎了城鎮大道兩側住家的每一扇玻璃。安娜潔向前踏了一步，無視體內傳來的越來越疲倦的警訊，和一

—痛苦—

她發現自己面朝下，埋在塵土之中。喘氣不止。她的盾牌已經不在手中。她翻過身來，還沒看清楚就感覺到某種攻擊正在逼近，馬上揮出手中的武器。連枷上的尖刺結結實實擊中了森尼斯的右腳，剛好陷進了裝甲之間的空隙，逼得他向後跌開，一邊流血一邊尖叫，而他的光鏈就此消失，離她的頭部不到幾吋。

誰躲在她的視線死角？而且用什麼方式攻擊？她試圖站起來，但是雙手和雙腿都不聽使喚，只能翻身跌回沙中。*這下糟了*，她想著。灼燒的印記沿著她的左側身軀向上爬，每喘一口氣都像是在刮刨喉嚨。體內如同燒了起來，不，確實是*從體內*燒了起來。她敢發誓她真的可以感受到她的肚子現在正越燒越脆。

好吧，她想著，*至少這是新招式*。

她咬緊牙關，無視痛苦、疲憊和虛弱，勉強強強的站了起來。「妳選擇了這樣的人生，」她大聲的提醒自己，但發出的聲音連自己聽起來都像喉音。「你可以擁抱它、可以咒罵它，但千萬不要後悔。」這是她師父在很久、很久之前告訴她的。*動起來*。她再度重拾盾牌，並眯起雙眼看著路上。

在幾百步之外，明亮的光線鏗鏘作響、火光四濺。那個受傷的聖騎士，森尼斯，正在瘋狂的比手畫腳。另一個倖存下來的聖騎士，安娜潔先前撞飛擊穿建築物的人就在那邊。*原來就是他從背後偷襲*。他正在朝著某個目標揮舞能力，某個沒穿裝甲、只帶了一把劍的目標...

「噢，妳這個笨女孩，」安娜潔喃喃自語。她的徒弟一直都有違背命令的傾向。*簡直和我一模一樣*，她自嘲的想著。不過那個年輕人並不是笨蛋。經驗不足，但是不笨。要不是她加入作戰，安娜潔應該早就死了。第二個聖騎士會對她發出致命一擊。

安娜潔看到了旅店老闆，在聖騎士的力量束縛之下，無助的倒在地上，而且從他面孔的顏色和瞳孔來看，他已經快要窒息而死了。她蹲了下來，隨意揮動幾個手勢就解開了他的束縛。

瑞特的喉嚨發出大口大口的喘氣聲，睜開了雙眼。

安娜潔倒吸了一口氣，他的雙眼已經變成一片純白。瞎了。濃煙從遠處的街上冒出一她猜想應該是鐵匠鋪吧，並搖搖頭。她只能想像森尼斯在那邊完成了什麼樣的傑作。那個問題晚點再處理。

「你不會有事的，」安娜潔告訴瑞特。*我真希望我也能對自己講出這句話*。「如果你辦得到，先站起來。你得離開這條街。」她抬起頭，看到她的徒弟仍然佔有優勢。森尼斯已經受傷了，而且另一位聖騎士很可能還在建築物之間玩貓捉老鼠。他們兩個都無法站穩，而她的徒弟簡直像是在他們的身邊跳舞繞圈。

一道微笑扭曲了安娜潔的雙唇。「麻煩你，動作快，」旅店老闆想要講話，但是從他口中吐出來的只是驚嚇過度的吐氣聲。*我很抱歉*，他試圖表達。安娜潔拍拍他的肩膀，就算他雙眼失明，一樣可以從臉上看出心中的罪惡感。「如果他們找到你，絕對不會寬待。小心躲好。」她說。最後，她終於讓他以搖搖擺擺、難以平衡的跑步方式、舉起雙手護在身前離去。

「躲好一點，」安娜潔喃喃自語著。她用不著叫他逃離城鎮，因為她也很清楚，除非伴隨裝備完善的蓬車隊，否則神智還管用的人都不敢橫跨卡基斯坦沙漠。一個瞎子，而且還是剛剛失明的人，絕對沒有絲毫機會。

想要保護瑞特和城鎮的安全，聖騎士們非死不可。

她可以看到森尼斯跛著腳，想要打倒徒弟。那個女孩在聖騎士的攻擊範圍邊緣穿進穿出。她沒有佩戴裝甲，完全仰賴她的敏捷身手為優勢，不時拋出力量之牆阻斷第二位聖騎士的攻擊，並在他的手臂上劃出小傷口。

安娜潔怒火中燒，開始蹣跚而行，露出冷酷的微笑。如果讓徒弟把風頭搶光，她這個師父的臉要往哪放？

「這邊走，麗爾莎，」碧雅說。要把聲音壓低得格外費力，不過她盡力而為。他們溜進了貿易所旁，朝道路的盡頭移動。「就快到了。」

麗爾莎緊抓住她的手，看起來已經被嚇到了，但是她並沒有因此哭鬧或是尖叫。「聖教軍是不是在打那些壞人？」

「一定是的，」她語氣中的自信程度比她想像中的更堅定。「讓我們去找妳爸爸。」她已經看到瑞特跌跌撞撞的跑向大道的另一邊，恐懼在她的肚子中不斷翻攪：他看似受了重傷，行動完全沒有條理。

一道雷霆般的吼聲震懾了每個人，隨後而來的是一道拖的很長、不斷持續的碰撞聲，木頭斷裂與牆壁破碎的聲音不斷的傳出來。碧雅嚇的不敢動彈，直到巨響歸於平靜，空氣中只傳來戰鬥的怒吼，才放膽在轉角探頭觀望，頓時覺得呼吸困難。

綠洲旅店，她的家園，以及隔壁剛搬來的藥鋪，都已經化為一片廢墟了。一道強大的撞擊已經毀掉兩棟建築的地基。碧雅輕聲祈禱。她猜想剛剛瞥見藥材商已經帶著他的妻子離開，她期望自己沒看錯。

在對面的大街上，碧雅在小巷中看到一個跌跌撞撞的身影，只能靠著摸索的方式尋路。瑞特。但是要走到他身邊，碧雅和麗爾莎得穿過大街，曝露在戰場上每個人的目光中。

用不了多久，他們就會把卡爾蒂姆憩站化為廢墟，碧雅告訴自己。從他們剛剛被拋出來的樣子判斷，躲在建築物後面根本無法提供任何保護。躲在原地和冒險過街比較起來，冒的風險也差不了多少。

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然後把麗爾莎抱在雙手中。「準備好了嗎？我們去找爸爸。」她問著。麗爾莎點點頭。

「那我們走吧，」她話聲一落，就朝大路狂奔而去。

在大吼聲中，森尼斯繼續朝兩個異端接連二三的拋出光鎚。身穿裝甲的也一次又一次的擋下他的攻擊，年輕的另一個則是輕易閃避。

女孩突然踏步上前揮劍橫砍，她的運氣不佳，短劍撞上手腕裝甲並彈了開來，只要再逼近一寸，就可以切進手肘把他整隻手給卸下來。他任由她跳離攻擊範圍，然後凝聚出另一把光鎚，但這一次對準她的背後。

徒弟彈開並舉手擋開了這一波攻擊，但是森尼斯完全不在意，從胸口位置塑出另一把光鎚並向前拋出。她轉過手中的劍，讓光鎚與金屬交會，但是產生的衝擊把她撞到幾十步以外的地方。在面露微笑之下，森尼斯轉身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聖教軍，安娜潔的身上。她仍然在竭力掙扎，帶著冷靜的決斷盯著兩位聖騎士，但是她的攻擊力道已經越來越衰弱了。理應如此。就像撒卡蘭姆之手的所有敵人一樣，對抗公正只有一種下場。她再次揮動手中的連枷，一次、兩次、三次，其中幾次的速度慢了下來。

「準備領死吧，」他說。

「如你所願，」她回答。突然之間出現了兩位聖教軍的身影... 三位... 四位... *並且展開了衝鋒...*

在一聲驚叫之下，森尼斯瘋狂的朝著兩個半透明、朝他逼近的身影打擊出去；每一個身影都揮舞著連枷，呼嘯的錘頭在風中迴轉。他的攻擊劃過了這兩個目標，而對方就像微風中的薄煙，消失無蹤。

但另一位聖騎士的反應可沒這麼快。隨著另外兩個安娜潔的身影衝鋒而過，那個人的碎片飛往不同的方向。霧氣消失，又再度回成歸一個安娜潔。她靠在盾牌上面，精疲力盡但是對著森尼斯露出一道殘忍的笑容。

「告訴我，聖騎士，」她說。「是你的尊長把你拖進邪惡的魔爪，還是你自願獻身？」

森尼斯以狂野的眼神看著她，徒弟也再度重回戰場，雖然動作遲緩、痛苦異常，但絕不遲疑。他凝立不動的過了好一陣子，然後無視傷口還在流血、轉過身開始逃跑。

他聽到安娜潔哼了一聲。「別逼我追你，」她大叫。森尼斯咬緊牙關，心中的憤怒與恐懼在相互衝撞。*快逃走。快殺了她。快...快...*

在街道的盡頭，他看到一個影子在移動。森尼斯尾隨而去。

安娜潔靜候徒弟趕上來。「結果有可能更糟，」聖教軍帶著一道痛苦之餘的笑容下結論。

徒弟已經快喘不過氣來了。「那個聖騎士... 旅店老闆的妻子...」

安娜潔的笑容消失了。「在哪邊？」徒弟指著面前的巷子，剛好就是森尼斯消失的方向。

她們不知道從哪邊生出的力量，開始跑步追上去。

「瑞特，」碧雅一邊說，一邊用雙掌捧住了他的臉頰。「他們對你做了什麼？」

他的白色雙眼四處環顧。「我看不見」他說著，聲音緊張無比。他抓住她的手腕，像是害怕她會拋下他。「他奪走了...我看不見。你有受傷嗎？麗爾莎呢？她也在這邊嗎？」

「我在這邊，」麗爾莎回應。孩子的雙眼睜的大大的，滿是淚光。

瑞特彎下腰來，無法找到正確的方向，盲目的四處搜尋。「麗爾莎？」他最後終於找到了她，將她拉了過來。他身體前後搖動、雙眼上抬，像是要迎上碧雅的目光。「我很抱歉，」他沙啞的說，「我真的很抱歉。」

「現在這已經不重要了，」碧雅盡其所能的堅定語氣。「我想...」她傾聽了好一陣子，戰鬥的聲音已經止息了。「我想這場戰鬥已經結束了。」

「誰贏了？」瑞特低聲問道。

碧雅張嘴正要說出*我不知道*的時候，另一個聲音打斷了他們的談話。「撒卡蘭姆之手永遠都是贏家，你們這群污穢。」

麗爾莎尖叫。

這聲尖叫絕對不會錯認，是孩子的叫聲。「繞到側面去，」安娜潔輕聲說道。

徒弟搖搖頭。「我不要丟下妳。」

「而我這並不是請求，快繞到側面去。」聖教軍的語氣不再溫和。徒弟不情願的點點頭，一跛一跛的繞過建築物，從外表看來，這是一家木桶店。

安娜潔希望旅店老闆全家人都已經逃離這個地區，但是她從來不仰賴希望。「聖騎士！」安娜潔大叫，「你真要把無辜人士捲入這場爭鬥嗎？」

一道陰影浮現在巷子的盡頭。「在這座城鎮中，沒有人是無辜的，」一道狂怒的聲音回答，「特別是居然敢收容像妳這種人。」

安娜潔收起想要說教的念頭並舉起盾牌，要打動他、大發慈悲已經不可能了。不過，嘲笑他的自尊...

「所以你还敢躲在陰暗的角落了，嗯？」她得把他引出來，才能為徒弟製造機會從側面攻擊。「*信仰的僕人*只用這種方式應戰嗎？」

在一道狂怒的暴吼聲中，他踏了出來。安娜潔的心也為之一沉。他的左手臂環繞在碧雅的喉嚨上，右拳離她耳朵不到一吋，更糟的是，麗爾莎被抱在碧雅的雙臂中。女孩緊緊趴在媽媽的肚子上，仰望著那個挾持母女為人質的男人。

火光從聖騎士的右拳飛出灼燒碧雅的皮膚，她卻都凝立不動。*非常好*，安娜潔想。*別讓他佔上風，別讓妳的女兒害怕。*

「長老看到你這個模樣會有多自豪？」安娜潔問，「當崔凡克神廟的集會成員，看到他們的信仰先鋒躲在一個懷孕的女子和小孩身後時，會覺得多自豪？」

森尼斯大笑，發出了絕望般的笑聲。「沒有集會，再也沒有了。崔凡克...我也不相信我還有什麼長老。但我會完成他們指派給任務。」

「什麼樣的任務？」

「異端。永遠都有數不完的異端。我知道你是什麼東西。」他那失神的笑聲在整條大街上迴盪。「騎士團中沒幾個人能看出來。但我知道。妳認為我已經腐化了、受詛咒了。不過你們才是叛離的人，聖教軍。你和你的同伴，你們跑掉了。你們什麼都不想面對。你們奔逃出去，進入沼澤之地躲了起來。任由我們留下來處理問題。」

「你的長老這樣說嗎？他們說謊。」

就像完全聽不到，不到幾下心跳的時間，他的表情就從憤怒轉成了驚懼，眼中看的是數千哩之外、二十幾年前的光景。「你們為什麼要逃？你們為什麼要離開我？」淚水從他的雙眼滾下，他的聲音就像孩子。「他們對我做的事...他們逼我做的事...你們為什麼不來救我？你們知道嗎？你們知道有什麼在等我嗎？他們叫我去恨。他們在我身上注滿了恨。」他的拳頭不斷的發抖，但就是不願離開碧雅的頭。

「我們知道的夠了，」安娜潔溫柔的說，「邪惡已經佔領撒卡蘭姆為基石。我們無力拯救，光靠我們不行。所以，我們只能盡力尋找有拯救力量的某種東西。」

「妳找到了嗎？」那個孩子般的聲音再度浮現，充滿了期望。

「還沒有，」安娜潔說。

「那就不重要了，一切都是徒然。」森尼斯似乎停下來悲泣了好一陣。然後，那個孩子消失，聖騎士又回來了。他的目光轉為冷酷，「把妳的武器放下，聖教軍。把妳的盾牌放下來，將你的裝甲丟到一旁去。要不然，我就殺了她們。」他的手掌開始用力捏緊碧雅的喉嚨，母親的雙眼與安娜潔目光交會，發出無聲的懇求，但不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麗爾莎。

瑞特在小巷中爬行，不斷的轉動頭部，眼前什麼都看不到。「不，」他哀號，「我的家人，發發慈悲啊，拜託。慈悲！」

「照我說的做，聖教軍！」

安娜潔可以看到她的徒弟正從木桶店角落窺視，就在森尼斯背後。她也可以看到徒弟緩慢的搖頭。安娜潔吐出一口氣。她的徒弟幫不上忙，在全付武裝的聖騎士手握人質時，根本無計可施。任何強到足以殲滅他的攻擊，也會同時危及所有人的生命安全。

一道平和的感覺降臨在她身上。她任由手中的連枷握柄滑出掌心。武器落地翻滾。

「我想讓你瞭解一些事情，森尼斯，」她堅定的把盾牌插入沙地，讓它直直的站在地面。

「我要你擁抱希望。」她的鐵手套落下、掉落在身邊的黃沙中。接下來是她的胸甲。甲冑下面只有一件簡簡單單的毛衫，上面還滴著鮮血與汗水。「我尚未找到一直在尋找的東西。我的師父也沒找到，就連我的師祖也失敗了。」她的肩甲脫落，接下來是她的腿甲。「盡管如此，我從不後悔。總有人會找到我們尋覓的東西。信仰終將淨化，而且不管你對我做什麼事，」—她漫不經心的踢開靴子—「我都沒走到我的旅程終點。我的聖戰仍會繼續下去。」

安娜潔看到了孩子般的希望閃過森尼斯的面孔。這一瞬間飛快而逝，取而代之的是冷酷的殺人表情。聖騎士伸出右手，一把耀眼的光鎚朝她飛來。

一直到最後，她都睜著雙眼、保持臉上的笑容。

碧雅緊緊的閉上雙眼。一陣子之後，身邊回復一片寂靜，男人的手掌也鬆開了她的喉嚨。

「別給我亂動，女人，」聖騎士在她的耳際低吼。她點點頭，但他已經朝安娜潔的方向踏步而去。

或者該說，朝她殘存的遺骸走去。碧雅緊緊的抱著麗爾莎，不讓她轉頭目睹面前的慘狀。眼淚從她的雙眼中落下。

「就我看來，妳的旅程已經結束了，」聖騎士輕蔑地冷笑。他踢了一下聖教軍的胸甲，「看來妳的搜尋也隨之結束。」

「還沒有。」

碧雅和聖騎士同時轉身面朝聲音來源。徒弟手持短劍站在那邊。在一聲怒吼之下，聖騎士對她拋出一把光槌。

接著傳出了轟天巨響，伴隨著猛裂、強大，如波濤般的火雲，從女孩原本站立的地方竄出。但是聖教軍的徒弟卻完全不見蹤影。

就在電光火石之間。

一道電光從天空而降，而徒弟隨著那道光從半空直擊而落。聖騎士看到這一擊的到來，鬆了一口氣的孩童表情在他臉上閃過。

然後一切都結束了。

徒弟蹲在師父的身邊，以碧雅無法聽到的低語聲喃喃述說，可以肯定有些閃亮的光芒落入沙地。是眼淚。

少女站了起來，拿起了安娜潔的盾牌。

「碧雅？」瑞特沙啞的發問，「碧雅？妳受傷了嗎？」

碧雅朝他跑來。「我沒事，麗爾莎也安好。」

「安娜潔？」他的聲音顫抖了一下。「她是不是—？」

「我在這裡，」徒弟說。碧雅帶著迷惑的眼光看著她。

瑞特搖動他的頭部。「安—安娜潔？是妳嗎？」

「是我，」徒弟說著，她用皮繩綁緊聖教軍的最後一件裝甲，然後走到瞎眼的人旁邊，把手很小心放在他的前額上，並翻開了安娜潔的聖言書，緩慢唸誦一段不同的文句。瑞特飛快的眨眼，他的頭不斷繞圈轉動，雙眼也不再是一片純白。回復的瞳孔開始四處環視。徒弟嘆了一口氣。

「我只能做到這樣了，你還好嗎？」

瑞特直直看著碧雅。「我似乎... 只不過... 很模糊，」他眯著眼看著女孩。「多謝妳，安娜潔。」不過他的口氣還是充滿不確定。碧雅知道他可以看到她身上的裝甲形狀，但是看不到細節。「妳聽起來判若兩人。」

「我想也是，」她回答。

V

「那就是必需承擔的誓言，」安娜潔說，「講述了對搜尋的無私奉獻；對拯救信仰所交付的責任，不管妳是不是真正的救星。」

瑞特彎腰細聽，連背都開始發酸了。雖然聖教軍在圖書館所講的每一個字透過關上的門有點模糊，但還是可以理解。旅店在二十幾年前重建的時候，他換上了比較薄的牆。他不得不賣掉一半的地產才能支付重建費用，雖然做出了犧牲，但是旅店還是無法盡復舊觀。

「我想我懂了，」麗爾莎回答。從孩童時代到現在，能夠再次見到安娜潔讓她雀躍萬分。她和聖教軍兩個人坐在一起聊個沒完已經好幾天了。「它並不是期望；它是一個目標。正因如此，妳才會繼承原本那位聖教軍的名字。妳想要無愧於他們所做的犧牲。」

「那是其中一個理由，」安娜潔說。

瑞特覺得肚裡一陣翻滾。他靜靜的坐在樓梯上，任由關節發出咯吱的聲音。他不想讓她們知道有人在偷聽。他的雙手已經在歲月之中變得粗糙不堪，本能的張開又握緊。他的心臟碰然跳動，汗水從額頭滴落。

「妳真心想要為此而奉獻嗎？麗爾莎？我師父告誡過我，如果你選擇了這條路，你可以擁抱它、可以咒罵它，但千萬不要後悔。我們這種職業很少有人能長命百歲，即便是有幸保住生命的歲月，也得經歷百般磨難。」

「是的，」麗爾莎堅定的說。瑞特緊閉雙眼，把喉嚨中的哼聲壓了下來。「我想要和妳一塊前去搜尋，去...」她停了下來。「我們該從哪邊開始著手？」

「事實上，這幾天讓我改變了原本的計畫，」安娜潔說，「我聽說有枚隕落的流星掉在新崔斯特姆，為那塊土地帶來災厄。我想我不會是第一個抵達的聖教軍，但我期望我們或許有機會發揮所長。」

麗爾莎在興奮之餘拍手，通往圖書館的門碰然打開，而瑞特馬上站了起來，假裝自己正在拖著腳步走下樓梯，就像是剛剛打算走回交誼室，也不打算讓任何人看出他正在擔心什麼事。他的思緒劃過千言萬語，形成了告誡、警告、拒絕、最後通牒，任何能夠改變麗爾莎心意的東西，讓她看到其中的道理。

只不過他很清楚，不管是哪一個理由，他都沒有勇氣說出口。

「父親，」麗爾莎說，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。」

「我想也是，」他說。